

最致命的罪案，最完美的推理。

诡案罪

5

GUI AN ZUI

岳勇◎著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诡案罪⁵

GUI AN ZUI

岳勇◎著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案罪. 5/岳勇著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80256-721-4

I. ①诡… II. ①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1511号

责任编辑: 陈 佳

装帧设计: 郑金将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: 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官方网店)
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
总 编 室: 010-65265404 65267783

编 辑 部: 010-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

发 行 部: 010-65263345 65263836

市 场 部: 010-65220236 65265832 (读者服务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165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721-4

定 价: 36.80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目 录

谋杀青春 /002

出轨夫妻 /064

魅影惊魂 /070

诡绝狼杀 /086

悲情日记 /100

喋血保镖 /112

神枪绝杀 /126

火狐艳情 /134

帝京裸尸 /144

神算天机 /220



弩 枪 命 案

刑事侦查卷宗

案件名称：弩枪命案

犯罪嫌疑人姓名：XXX

立案时间：2014.5.9

结案时间：2014.6.12

立卷单位：青阳市公安局

A50311543020140509

(正卷)

青阳市公安局

谋杀青春

1

一座破庙，孤零零立在青阳山后面的半山腰上，四周是一片阴森森的树林。

许多年前，曾经有个男人在这破庙里上吊自杀，从那以后，这里就染上了邪气，据说谁打这儿过，谁就得倒霉。

渐渐的，这半山腰就成了一块没人敢来的邪地。

这天下午，一支“驴行”的队伍翻过山头，闯进了破庙。

“哇，这个地方真不错，挺有特色的。”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儿一边新奇地打量着破庙里金身脱落的神像，一边拍着身旁男领队的肩膀问，“阿鸣，你怎么知道这深山老林里还藏着一个这么好的去处啊？”

阿鸣爽朗地笑道：“我外婆住在青阳山那边，小时候我曾偷偷摸上山采蘑菇，知道这里有个庙，正好可以作为咱们这次‘驴行’的落脚处。”

这支驴行队伍共有五个人，三男两女。领队叫郑一鸣，另外两名男队员，人高腿长身材健硕的那一个叫弓建，身形瘦削长相斯文的年轻人名叫何子尉。刚才拍郑一鸣肩膀的女孩名叫周心如，她旁边那个年纪略小的短发女孩名叫小微，是周心如的亲表妹。他们都在青阳市远成实业集团公司工作。

周心如和三个男孩是高中同学，自小就关系不错，后来又一起考进了省城大学，毕业后，又一起回到家乡，进入远成实业集团工作。而周心如的父亲周远成，则正是远成实业集团的董事长。



小薇比他们几个都要小两岁，自小就是他们几个的跟屁虫。

五个年轻人，正是爱玩的年纪，就由郑一鸣牵头，成立了一支驴行队，经常背着背包到城郊荒山野岭远足。

这一次在阿鸣的带领下，他们翻越青阳山，走到这无人的破庙里来了。

小薇走得累了，正想歇口气，把背包往地上一扔，一片灰尘就扬了起来，呛得她直咳嗽。

弓建皱起眉头说：“阿鸣，我听说这庙里以前死过人，是一个不干净的邪地啊？”

郑一鸣说：“亏你还读过大学，这种无稽之谈你也信啊？”

何子尉在破庙里转了一圈，里里外外都查看了一遍，说：“大家放心吧，这地方除了破一点，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”

周心如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阵儿，填饱肚子再下山。”

大家就纷纷卸下背包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从包里拿出食物往嘴里塞。

郑一鸣看见周心如被面包和火腿肠噎得直皱眉头，起身说：“大家想不想吃点好吃的啊？”

周心如说：“当然想啊，可是我们只带了这些速食品，还能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郑一鸣笑道：“没有我也能给你变出来呀。现在，你和小薇，还有子尉，去外面树林里捡些干柴回来，弓建你跟我走。”他从背包里拿出两把钓钩，“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深水潭，里面有很多鱼。”

周心如他们几个刚捡回树枝，在破庙里生起火来，郑一鸣就和弓建提着几条大鱼回来了。

小薇很是兴奋，把鱼用树枝穿起，架在篝火上烤着。

郑一鸣又从背包里拿出用小玻璃瓶装着的食盐等调料，最后拿出一小瓶辣椒粉递给周心如：“知道你喜欢吃辣的，所以特地给你带了个。”

何子尉看看郑一鸣，又看看周心如，默默地往火堆里添了一把干柴，那篝火就烧得更旺了。不大一会儿，破庙里就弥漫起浓浓的烤鱼香味。

大家在烤熟的鱼肉上撒上佐料，分而食之，与背包里那些方便面和面包相



比，自然是无比的美味了。

大家吃饱喝足，休息一会儿，就打点行装，准备下山。

从破庙里出来，山坡上是一片茂密的森林，一条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自树林里蜿蜒而过，通往山下。

好在下山的路并不算陡峭，大家也走得比较轻松。

领队郑一鸣在前领路，弓建和何子尉紧随其后，倒是周心如和小薇这一对表姐妹，一路拈花惹草，嘻嘻哈哈地落在了后面。

“哎，表姐，你觉得这三个家伙怎么样啊？”

小薇见三个男生离得较远，就用手肘碰了一下周心如，眨着眼睛问。

周心如看她一眼，问：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明知故问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，这三个家伙都在心里喜欢你吗？而且还在暗地里较着劲儿呢！我问你，你心里到底喜欢哪个啊？”

周心如脸色微红，朝前面三个男生的背影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他们三个的心思，我其实早就知道了。这弓建吧，身材比较高，超过一米八，跟他在一起比较有安全感，可是就是性格有点偏激。子尉吧，倒是文质彬彬一副斯文相，可性格太沉闷了，总让人觉得心机太重。倒是一鸣集中了这两个人的优点，不胖不瘦，长得也帅气，而且待人细心体贴，像个邻家大哥哥一样，我相信他以后会是个好老公。”

“听你这口气，我就知道你最喜欢的还是郑一鸣。”小薇笑着问，“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向他们三个摊牌啊？咱们五个人虽然是死党，但这事你要是处理得不好，很可能会引起人民内部矛盾哦。”

周心如柳眉微皱，点头说：“这个我知道，其实我也很为难啊。”

这时候，走在最前面的郑一鸣回头看看两个落在最后面的女生，忽然向前紧走几步，拐个弯，就不见了人影。

弓建不禁笑骂：“臭小子，明明看见两个女生落在后面，他还走这么快。”

拐弯过去一看，却见郑一鸣正躲在路边一棵大树后面畅快地小便。

弓建这才明白他甩开周心如两姐妹的原因，促狭之心顿起，就掏出手机，



对着郑一鸣小便的姿势，拍了一张照片。

郑一鸣听见快门响声，才知道自己被人偷拍了。

“臭小子，赶紧给我删了。”

他拉上裤子拉链，拔腿就追。

弓建举起手机，边跑边笑：“你要是追上我，我就把照片删除，要是追不上，我就把照片发到微信上，让心如和大家都开开眼界。”

郑一鸣急了，大叫：“臭小子，你给我站住。”两个好朋友，就在这下山的小路上追逐起来。

弓建长得人高腿长，平时就是个运动健将，郑一鸣追出数百米远，都没有追上他，不禁有些恼火，如果这照片真的被弓建传到微信上，那他可就真要出大糗了。

他虽然累得直喘粗气，却还是没有停止追赶的脚步。

何子尉也跟在后面跑，边跑边喊：“你们两个别闹了，心如她们还在后面呢。”

郑一鸣一心只想追上弓建删除照片，没有理会他，咬着牙加快脚步，不大一会儿，与弓建的距离就越拉越近了。

眼看着就要追上了，前面忽然出现了一道山涧。

弓建奔跑在山涧边，没有丝毫停顿，飞身一跃，就轻轻松松跳了过去，还不忘回头朝郑一鸣扮个鬼脸，又接着往山下跑。

郑一鸣追到山涧边，见那山涧足有两米多宽，下面水声轰鸣，也不知道到底有多深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急切间想要刹住脚步，可是却已经迟了，一股巨大的惯性力在后面推着他，他不由自主朝深涧跳过去……

周心如和小薇在后面边走边聊，一抬头，前面已经不见了三个男生的影子，两人急忙加快脚步，转过弯，却看见何子尉一个人站在一条山涧前面发呆，不觉有些奇怪，两人一路小跑过去。

何子尉一见二人，就带着哭腔喊：“不好了，阿鸣他、他掉到山涧里去了！”

周心如吓了一跳，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何子尉说：“刚才弓建开玩笑拍了一张阿鸣在树林里小便的照片，阿鸣追



着他要他删除照片，来到这山涧边，弓建跳了过去，阿鸣跟在后面也想跳过去，可是他的跳跃能力不如弓建，一脚踏空，就掉下去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周心如吓了一跳，跑到山涧边往下一看，那山涧有数米深，涧底水流湍急，只能看见涧水撞击在石头上溅起的水花，哪里看得到阿鸣的影子。

这时早已跳过山涧跑远的弓建见郑一鸣久久没有追上来，也觉得有些奇怪，折回头来找他，一听说阿鸣在追他时掉到山涧里去了，顿时吓出一身冷汗，大叫道：“还愣着干啥，赶紧去下游找人啊！”

众人这才如梦初醒，一边叫着郑一鸣的名字，一边沿着山涧往下游找去。

山涧往下游延伸不远，地势渐渐变得平坦，水流也平缓了一些，再往前去，山涧就连接到了山下的青阳水库。

弓建说：“水流这么急，也许是被冲远了，咱们分头去找，心如和小薇，你们沿着这山涧下游仔细找找，我和子尉到前面涧水流到水库的入口看看，总之无论如何也要找到阿鸣。”

他这句话，说的就是“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”的意思。

郑一鸣是因为他开的一个玩笑，在追逐他时失足落水的，他要担负的责任自然要比别人重些，所以心里也更为着急。

他留下周心如和小薇在山涧边寻找，自己和何子尉一路小跑奔下山，山下就是青阳水库，水库很大，三面环山，另一面是一条数米宽的水泥大坝。

那条山涧奔流而下，哗啦啦注入水库，溅起一片水花。

两人顺着水流的方向找去，果然看见离岸十余米远的水面上浮着一个人，脸朝上背朝下，正是郑一鸣。

弓建大叫一声：“他在那里！”他连衣服也来不及脱，就纵身跳下水库，游到郑一鸣身边，拖住他奋力往岸边游来。

何子尉也跳下水接应。两人连拉带拽，好不容易才将郑一鸣弄上岸。

这时的郑一鸣，双目紧闭，面色苍白，肚子胀鼓鼓的，一看就知道喝了不少水，躺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

弓建把手伸到他鼻子前一探，早已没有了呼吸。

他如遭雷击，脸色一变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何子尉俯下身，把耳朵贴在郑一鸣胸口，凝神听了一下，叫道：“他好像还有心跳！”说着，急忙将郑一鸣抱起，让他俯卧在一块石头上，头朝下，一边拍着他后背，一边往外控水。

弓建没有学习过这些急救知识，愣在一边竟帮不上忙。

何子尉说：“你别愣着，小薇在大学里学的是医护专业，赶快打电话叫她们过来帮忙。”

弓建拿出手机，手机早已进水，根本打不出电话。

何子尉掏出自己的手机，也是一样，只好说：“你赶紧上山去叫她们吧。”

弓建“哦”了一声，撒腿就往山上跑。

他沿着山路跑了几分钟，正好迎头碰上正在山涧边搜索的周心如和小薇。

弓建喘口气说：“阿鸣已经被冲到水库里去了，我们刚把他捞上来，子尉正在对他进行急救。你们赶紧也过去帮忙吧。”

周心如一听还在急救，那就说明郑一鸣还活着，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点，赶紧跟着弓建跑下山。

远远的，就看见郑一鸣平躺在地上，何子尉正跪在他跟前，嘴对嘴给他做人工呼吸。

三人跑近，周心如急切地问：“阿鸣怎么样了？”

何子尉没有回头，又两手重叠，在郑一鸣胸口按了几下，看看郑一鸣完全没有反应，就把耳朵贴到他胸口听了听，这才抬起头看看周心如等人，缓缓摇头：“人工呼吸，心肺复苏，我都做了，可是……他已经没有心跳了。”

小薇上前察看后，也摇头说：“他的瞳孔都已经扩散，没有救了……”

“啊？”周心如向后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

小薇急忙伸手将她扶住。

周心如看看郑一鸣湿漉漉的尸体，眼睛里就流下泪来。忽然，她扭过头盯着弓建，眼睛里的悲伤，瞬间化作一团怒火，“平白无故，你为什么要拍照片



捉弄阿鸣，为什么要让他追你？是你害死了阿鸣，是你害死了阿鸣！”她逼近弓建，每说一句，就用力在他胸口推一下。

弓建目光低垂，面无表情，像个木头人一样，任由她骂着，推搡着，一连向后退了十余步。

“是你，是你害死了阿鸣！”周心如越说越激动，最后竟然用肩膀朝他身上撞过去。

弓建身子一晃，向后连退几步，不想正好退到那条山涧边，一脚踏空，人就“扑通”一声，掉了下去。小腿胫骨正好磕在一块尖利的大石头上，差点把他痛晕过去。

那涧水从山上奔流而下，冲力极大，他还没有在水中稳住身体，人就被冲倒，扑腾几下，就被冲出山涧，掉进水库。好在他水性不错，呛了几口水之后，终于浮出水面，奋力游到岸边。

何子尉急忙伸手将他从水中拉起来。

弓建双脚落地，才发现右脚裤腿已被鲜血染红，拉起裤管一看，右脚小腿胫骨竟被那山涧中暗藏的尖利石头磕断了，白森森的断骨都戳破皮肉，露到外面来了。

他痛得直哆嗦，知道自己这一条腿，只怕是要瘸了。

周心如坐在郑一鸣的尸体边流着眼睛，竟没再看弓建一眼。

小微赶紧掏出手机报警，然后又给周心如的父亲、她的姨父周远成打电话……

2

三年之后。

时间是医治一切心灵创伤的良药，三年时间很快就过去，周心如也渐渐从失去郑一鸣的痛苦中走出来，很快就跟一直默默陪伴在她身边安慰她、照顾她的何子尉确立了恋爱关系。



弓建因为一个玩笑而断送了好友性命，虽然不是他亲手杀人，却也难辞其咎，加上右腿骨折，变成了一个瘸子，意志消沉，很快就被公司炒了鱿鱼。

他得罪了周心如这位大小姐，自知在家乡难以立足，就扔下家里年迈的老母亲，到外地打工去了。

倒是小薇这丫头心肠软，经常背着表姐去探望弓建的母亲。

小薇的妈妈，是周心如她妈的亲妹妹。在小薇不满两岁的时候，她父亲因为生意失败上吊自杀，留下了她们这对可怜的母女，还有一屁股债。多亏姨父周远成收留她们母女俩，不但帮她们还清债务，还供小薇念书上大学。毕业之后，又让她跟周心如一起到自己的公司工作。周远成对这个从小就没有了父亲的外甥女一直疼爱有加，视如己出。

一进入夏天，天气就变得炎热起来。

周心如和何子尉都请了婚假，开始筹备婚礼的事。

这天晚上，小薇上网看完两集韩剧，正准备睡觉，发现表姐房里还亮着灯，推门进去一看，只见靠窗的书桌上堆着一大堆红色的请柬，周心如正在灯下埋头往请柬上填写婚礼受邀宾客的名字。

一见小薇进来，她像是找到了救星似的，扯着她的手说：“小薇，你快帮我写一下，我写得手都发麻了。”

小薇笑嘻嘻地说：“想做新娘子，这点累都受不了啊？”

她拿起受邀宾客名单看了一下，犹豫着说：“表姐，你这名单上是不是少了一个人的名字？”

“少了谁？”周心如愣了一下。

小薇说：“弓建。”

“他？”周心如的脸色就沉了下去。

“表姐，我知道你对阿鸣的死一直耿耿于怀，可是那真的只是一个意外，弓建并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他为这事还瘸了一条腿，也算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再说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也找到了你生命中的真命天子，你就原谅了他吧，毕竟咱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，我也不希望看到现在这种谁也不理谁的局面。”



周心如的脸色缓和下来，瞧了她一眼说：“就算我肯原谅他，也没有办法邀请他参加我跟子尉的婚礼呀，他离家出走，三年来音讯全无，我到哪里去给他送请柬？”

“这个你不用担心，”小薇说，“他这几年在外面混得不如意，一个月前已经回家了，只不过他不好意思联络你和子尉。我也是在去探望她妈妈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。也许你给他送一张请柬，他来参加你们的婚礼，你们之间的疙瘩就能解开了，咱们几个又可以变成好朋友了。”

周心如用手指头在她额头上点了一下：“好吧，我说不过你这丫头，那就把他的名字加上去吧。”

小薇就高兴地拿起钢笔，把弓建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在了一张请柬上。

一个星期后，婚礼准时举行，弓建果然拿着请柬来了，而且还给新娘送了一束鲜花。

周心如上下打量着他，三年未见，他消瘦了许多，满脸都是没有刮干净的胡楂儿，面相也苍老了许多，右脚很不灵便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风采。

周心如在心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暗想当年如果不是你害死阿鸣，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

直到伴娘小薇在旁边用手指悄悄碰了她一下，她才舒缓脸色，接过鲜花，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声：“谢谢。”

弓建站在酒店门口，略显尴尬，新郎官何子尉急忙揽着他的肩膀笑着说：“咱们兄弟已经有三年没见面了，快请里边坐，等下咱们好好喝一杯。”

婚礼结束后，新娘新郎当众宣布了一个好消息：所有到场宾客可以免费到九侯山温泉度假山庄玩三天！

原来在青阳市往东约五十里外，有一座九侯山，山中林木茂盛，风景优秀，不但有温泉从地下汩汩冒出，而且多山禽野畜。

山上建有一个温泉度假山庄，最近被周远成的公司收购，经过重新规划和包装，这里被打造成了一个4A级风景区。



游客来到这里，不但可以赏风景泡温泉，还可以拿着弩枪上山打猎，“野”味十足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营业后，周远成把度假山庄正式营业的日子定在了女儿婚礼这天，一则是为了提升山庄人气，二则也是为了答谢各方宾朋。

于是乎，这婚礼上的来宾，就成了九侯山温泉度假山庄正式营业后迎来的第一批客人。

婚礼之后，弓建和众多宾客一起，被几辆旅游大巴拉到了离城区五十里外的九侯山温泉度假山庄。

其时天色已晚，大家拿到酒店房间钥匙，各自回房休息。

一觉醒来，度假山庄就热闹起来，客人们分成几拨，有的在山潭边钓鱼，有的在温泉里泡着，有的在景区内看风景，而喜欢打猎的新郎官何子尉则带着几个年轻人手持弩枪，上山打猎去了。

弓建腿脚不便，小薇本想留他在山庄里休息，但他却想跟何子尉叙叙旧，也背了一把弩枪，一瘸一拐地跟着何子尉进了山。

狩猎的队伍下山的时候，收获颇丰，猎到了不少山鸡和野兔。

晚上的节目是篝火晚会，那一只只山鸡和野兔被架在篝火上烤着，不大一会儿，烤肉的香味就在整个度假山庄弥漫开来。

弓建扯下一块烤熟的兔肉，递给小薇：“这是我今天用弩枪射到的兔子，你尝尝看。”见周心如也坐在旁边，他便又切了一块热腾腾的兔肉递过去，“心如，你也尝尝。”

周心如连眼皮也没有抬，忽然起身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房休息去了。”

弓建举着一块兔肉，尴尬地愣在那里。

何子尉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你别介意，她最近在学瑜伽，每天早上都得很早起床练习，所以不能太晚睡觉。”

弓建苦笑一声，没有说话。

到第二天午饭后，大多数宾客都已提前尽兴归去，只有一些年轻人还留在山庄里继续享受这难得的假期。



弓建自然知道新娘子周心如不待见自己，也想早点离去，却架不住小薇和何子尉的挽留，还是留了下来。

3

下午的时候，下了一场大雨，一直到傍晚，才停住。

被雨水浇过的树木，碧绿得如同翡翠，山庄里弥散着在城市里闻不到的草木清香。

晚饭后，天就黑了下來。

弓建闲来无事，独自一人在山庄里散步。

山庄里游客并不多，显得十分安静。

他一瘸一拐走得很慢，也不知走了多远，忽然看见前面有个喷泉，高高喷起的泉水洒下来的时候，形成一片水雾，被周围橘红色灯光一照，犹如一抹抹彤霞，煞是好看。

他走近一瞧，才发现喷泉旁边还有一个露天酒吧，几个年轻人坐在小桌前，正在喝酒聊天。

弓建知道周心如周大小姐对自己心存芥蒂，好在何子尉还一直把自己当朋友看待，心中对他颇为感激。

他想了一下，掏出手机给何子尉打电话：“新郎官，有没有空啊？我想请你喝酒，你敢不敢撤下新娘子出来啊？”

何子尉在电话里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敢的，你在哪里？”

弓建说：“我在喷泉这边的露天酒吧等你。”

何子尉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到。”

十来分钟后，何子尉来到了酒吧。

两人在喷泉边的一张小桌上坐下，弓建叫来服务员，要了啤酒和小吃。

何子尉喝了一口啤酒，问：“阿建，这几年你连个电话也不打回来，跑到哪里发财去了？”



弓建叹口气说：“我都成瘸子了，还能发什么财啊？反正在外面混着呗，没有饿死算是幸运了。”

何子尉的表情有些沉重，抬眼看着他说：“三年不见，你身上的变化可真大啊。”

弓建嘿嘿一笑，上下打量他一眼，见他西装革履，意气风发，就说：“你的变化也不小啊，真是士别三年，让人刮目相看。三年前，你还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家伙，心里喜欢周大小姐，却不敢向她表白，最终被阿鸣占了先机……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心如这坨天鹅肉，还是被你吃到了。”

何子尉笑道：“臭小子，你这是在骂我是癞蛤蟆吗？”

弓建也笑了，说：“周远成只有周心如这么一个女儿，你这乘龙快婿，日后就是远成实业的继承人了。”

“这些我倒还真没有想过。我是真心喜欢心如的，只要能在她身边好好爱她一辈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何子尉的目光垂下去，落在弓建的右腿上，“我知道阿鸣的死，并不是你的责任，毕竟谁也不希望发生这样不幸的事。心如当时对你责难确实有点过了，希望你不要怪她。等有机会我劝劝她，看能否重新安排你回公司工作。如果咱们几个还能够像以前一样做好朋友就好了！”

“那我可要多谢你了。”弓建端起酒杯，“来，干了这一杯！”

“好，为咱们的友谊干杯！”

“哦，对了，我觉得上山打猎挺好玩的，咱们明天再去如何？”

何子尉笑了：“好啊，到时咱们好好比试一下，看看谁的枪法更好。”

两人一边聊天叙旧感叹时光总易把人抛，一边喝着啤酒，不知不觉间，半打啤酒已经被他们消灭了，两人都有了几分醉意。

何子尉看看周围，整个酒吧里已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，看看手表，已经快夜里十点了，就一仰脖子，喝尽最后一杯酒说：“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”

弓建意犹未尽地摆摆手：“你先走吧，我还想坐一会儿，回去早了睡不着觉。”

何子尉站起身，眼睛竟有些朦胧，身子晃了一下，差点一脚踩到喷泉池里去了。

